

與林柏燕

談李辰冬的詩學

——評「從民歌到史詩」，載書評書目37期

張 詰

李辰冬博士用二十年時間，完成「詩經研究」、「詩經通釋」兩大鉅著。在這漫長的時間裏，他不斷受到打擊，不斷鑽研，正是愈挫愈勇，愈堅強，愈奮勵！他這種不屈不撓，鍥而不捨之精神，為年輕人樹立了一個榜樣，學問不是隨便可以做出來的！

他的鉅著已經出版，已逐漸受到學術界的注視。在這些注視裏顯出兩種現象：有許多學者以輕忽、嘲笑的态度來看李氏的詩學；有許多學者以譏諷、不屑的神情來看李氏的詩學！林柏燕先生的大作「從民歌到

史詩」一文，兼有上面兩種態度，可算第三種型態的學者。在結論上，林氏雖然表示「寧可信其有之妙」，讚賞李氏詩學；這讚賞顯得十分勉強。行文閃爍，時而熱捧幾句，時而冷諷數語；他說詩經是多變的，讀他的評論，正顯示林氏之多變，不讀到最後，決看不出他的立場！這表示他的評論「未落實」，未完全了解李氏詩學，僅從皮面着墨，何以說呢？

一、他沒有從李氏詩學的基本點上去認識、去反對；他僅揀傳統說法的破爛，用來批評打破傳統破爛的著作。他雖然自以為批評得很深入了，但在冷眼旁觀者看來，林氏似乎還未進入李氏詩學之門。

二、李氏詩學裏的考據、訓詁，林氏似乎未了解那些考據、訓詁在詩學中的地位，才有「訓詁却是支離破碎的」觀念。又云「愈深入研究，即愈陷入考據、訓詁的天羅地網裏。」我不知道林氏有沒有做過中國古代詩辭的研究；很顯然的，他的說法可能是取之他人研究結果。

右列兩大端，下面再詳研究事理。

就第一點說——

林氏云：「關於商頌可能是商朝之作，王國維疑之爲宋人之作。周頌是西周初年之作，大小雅有的作於周初，大部份是西周中葉之作，二南是西周中至東周初之作。邠風起於西周，小雅十月之交爲幽王時詩，檜風爲鄭桓公滅檜之前的詩，至於鄭、魏、齊、魏、曹、秦、陳等風，皆是東遷以後的詩，即使加以濃縮，其年代也有一百多年。

文中有兩個「魏」，第二個「魏」，大約是林氏運筆如飛，以魏代「唐」了！或者「唐」不在林氏論斷之內。我姑妄提一提，不是批評。

李氏詩學，本在打破傳統的無理分割，還歸詩的本來面目——用以詩證詩的真貌，剝去歷代詩學家強姦詩的濫說；今林氏再用此似是而非的濫說來作空洞的評論，不但沒有了解李氏詩學的本義，也不了解他自己的說法——他說「商頌可能是商朝之作」，何不舉出一首來看？如商頌「殷武」篇云：

維戈荆楚，居國南鄉。昔有成湯，自彼氐羌，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。曰商是常。

假若這篇詩是商朝的作品，該朝的詩人，怎麼可以用

「昔有成湯」呢？他至少該用「聖武成湯」，對不？才合商朝子孫的名分！古人對「名分」特別重視，春秋三傳，縮小來講，就是正「名分」之學！李氏根據王國維的考證，再加細求，才一一證明商頌非商朝之作。要批評李氏的錯誤，只有從原詩去批評，離開李氏論究的原詩，再沿襲傳統濫說去批評，如何能進入李氏詩學之門？再如「自彼氏羌，莫敢不來享，莫敢不來王」，李氏引竹書紀年於成湯十九年說：「氏羌來貢」，這還不是事實嗎？其他如周頌爲西周初之作，大小雅大部份是西周中葉之作，林氏未列舉證據解說，不能成爲反對李氏詩學的理由。如果林氏此說成立，那麼王祿松「河山春曉」長詩，開始自萬帝寫起，王祿松當是五千年前的詩人了？中國二千七百年來，歷代詩學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；論詩說詩，從不看詩！林氏也是一樣，沿襲毛鄭的一派說法，深夜細思，不覺笑醒好夢。

林氏又云：「然而，這麼年代久遠的民歌，如李先生之研究所濃縮，變成尹吉甫一人所作，其年代爲宣王至幽王年間的作品。宣幽二王，爲西周末君，宣王在位四十六年，幽王在位十一年。五

百年的作品，濃縮爲五十年，（從宣王三年至幽王七年）其膽大包天，不在區區之下。」

林氏用「濃縮」一詞來評李氏之詩學，是以傳統的錯誤來掩蓋眞理的說法！比如「山海經」，古人多誤爲不經的神話傳說，今衛挺生博士以科學方法求證，著「山經地理圖考」和徐聖謨先生的精密地圖對照，山海經的地理、動物、植物、礦產等，無一不是實錄，你還能依舊說相信山海經是不經的神話嗎？李氏之詩學，完全根據原詩字句來考證，是不可以說是「濃縮」的；我們要反對李氏詩學的時代背景，必須依原詩來重作考證，得出新的見解，才算擊中李氏詩學的要害！如果原詩裏我們舉不出證據，足以駁倒李氏詩學，就不能算是反對的理由。

林氏又列了五大「違反」「原則」來駁李氏詩學，並以代表當今學術界的身分「詬病」一番，意甚可感，但未細察李氏對詩的產生和流傳情形的陳述，才有此空洞的誤解。又據史記說原詩有三千多篇，經孔子刪爲三百五；這是司馬遷的誤說，李氏也有詳細的論證，孔子並未刪詩，詩的面目在孔子以前就形成，孔子只是一個詩迷的讀者之一。寫歷史、作學術，往

往一言之誤，誤盡天下蒼生，司馬遷在此處便是一例。又如「古事比」卷一禪繼條云：「堯禪舜、共工、鯀諫之而罹誅……」共工、鯀等都反對堯讓位舜，舜得勢後，還有不藉故殺政敵的嗎？史記寫的是什麼呢？爲得勢的人謗失勢的人的書！得勢者不但得到政權，同時也得到編史權，古今一樣。

林氏又云：「文學是演變的。詞之前有詩，詩之前有賦，現代文學之前，先有白話運動，而尹吉甫之前有些什麼？」

尹吉甫之前有些什麼？這正說明了文學不是演變的；演變的是因人們的思想進步，表現情感的方式複雜的結果，不得不求新的創造，不是演變——如係演變，新的產生，舊的必被淘汰；我們抬頭向上看，自尹吉甫迄於今天，沒有一種文學的形式被淘汰，足可證明文學爲非積累的學問，它的發展是因人類情感的需要而創造，不是由甲的改良而變成乙，由乙再演變變成丙；這種甲乙演變爲積累的學問，科學才是如此！古代的科學家，不能與今日的科學家同席討論問題，今天的文學家仍可與古代的大文豪神交共語，分別有這樣大，一般讀者極少注意。林氏問尹吉甫之前有些什

麼？我要問屈原之前還有什麼「騷」？再由詩學的歷史來看，毛序、鄭譜之流的學說，「牽強附會」「張冠李戴」「郢書燕說」，正是他們的最佳註腳！

就第二點說——

林氏說：「不過，人文科學，尤其是古典文學，若要深入，最後還是離不開訓詁、考據。易言之，愈深入研究，即愈陷入考據訓詁的天羅地網裏。但作爲全盤的文學欣賞或文學批評，訓詁却是支離破碎。文學研究與欣賞批評，也就是這麼一點差異。」

如果林氏在講席上教詩經，講到「至於鄭、魏、齊、唐、曹、秦、陳等風，皆是東遷以後的詩……」某男生大膽舉手曰：老師，鄭國在那裏？魏國在什麼地方呢？某女生又舉手曰秦國在那裏？陳國在什麼地方？難道林氏只說：那些都是春秋時國家，今天的課文不是考證國家，自行回去查吧！這樣可以下臺嗎？因爲要了解課文，欣賞詩篇，學生不知道這些「國風」的國家所在地，怎能發生落實的具體認識？因此必須要考據清楚，站在講臺上才不會被學生問倒。如「鄭國」，據「歷代州域形勢」卷一，春秋鄭國在「今河

南開封府以西，至成皋故關，皆鄭分也。」又據都邑考，鄭都新鄭，「今河南新鄭縣。又陝西華州西北有故鄭城，則鄭桓公始封邑也。」又，華州是今日那一縣呢？再考日人青山定雄的「中國歷代地名要覽」，今爲陝西省大荔縣！並在黑板上畫出附近縣的關係位置，不可白口胡蓋。講得詳細一點，「鄭都新鄭」，是何時由陝西遷到新鄭呢？原來鄭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，名友，初封在陝西華州西北，到周平王東遷，鄭國也跟着徙到濟西、洛東、河南、潁北四水之間，是爲新鄭，即今河南省新鄭縣。鄭到戰國時被韓國所滅。今河南中部，黃河以南皆其地。再講詳細一點，應把中西曆紀年算出，初封的年，東遷的年，被滅亡的年；如此學生才有一個完全的概念，再回頭講「鄭國」的詩篇，學者就不會如入五里霧中了。其餘各國從略。

其次訓詁文字，是爲了使學者明白某一文字在古代的義理，以及和今日的義理的差別。不是著學問的人故意賣弄窮博，炫耀識廣，是爲了認識作品的「形相」，欣賞作品的「意象」，感受作品「意境」，省悟作品的「意識」；古代文字少，作家多用「假借」

字，或用「轉注」字，不知此，古典作品讀不通，你在講席上同樣下不了臺！

今舉「洞酌」篇的「挹彼注玆，可以餽餽。」爲例——

李氏云：「這首詩的關鍵就在餽餽兩個字。毛傳：餽、餽；餽、酒食也。餽是什麼呢？說文：餽、飯氣蒸也。餽、音墳，通饋。玉篇：饋、半蒸飯也。餽、通糗。方言：自河以北，趙、魏之間，氣蒸曰瘠。儀禮特牲饋食禮：主婦親饋，爨于堂下。原來所謂餽，就是現在說的供飯。供飯怎麼做法呢？就是先將米煮半熟，然後撈出再蒸。蒸好後先結實實地盛在兩個較深的盤裏，兩盤再合扣一起，再把上邊的盤取掉，則成墳形狀的食，就是供飯。」

不訓詁，一般讀者如何知道「餽餽」是什麼意思？一經訓詁，才知道餽餽的「形相」對於「洞酌」篇的「意象」方可層層欣賞。林氏把李氏詩學裏的考據，訓詁孤立起來看，才有「支離破碎」感覺。就一個名學者欣賞一部學術著作，居然有這樣的見解，我深感受外。

林氏又在其大作的第三章末二段云——

姚際恒他們歷代的學者，對於詩經只能部份通，部份不通。而李先生則在尹吉甫的總按鈕下，篇篇可通，到最後却可能構成一個「詩經爲尹吉甫一人所作」的大不通。這是很有趣的。理由在於詩經通釋裏，李先生對尹吉甫的論點，也無法做到十全的周密。第一從宣王十二年到宣王十五年，宣王十七年到二十四年，從宣王二十六年到宣王四十六年，宣王四十六年到幽王三年。以上合計共有三十五年，尹吉甫居然沒有作品，一個這麼偉大的作家，有三十五年的空白。於是，我們看到詩經三百零五篇，在創作年代的分配的密集與不調。它密集於宣王五年到七年之間，幽王五年至七年之間，當然這個原因是由於宣王中興與幽王亡國兩大史事的論點。因此，這個環扣雖能一個緊扣一個，中間却中斷了好幾處。此爲無法周密之一。

林氏不是在前文裏說詩經原有三千餘篇嗎？今傳下來的不過十分之一的三百篇，尙有二千七百篇詩遺失；依林氏之論，尹吉甫三十五年的空白，用二千七百篇

詩可不可以填得滿？古人沒有著作權觀念，也沒有著書立說的欲望，作品遺失自不在話下；今人有著作權觀念，有作書立說的欲望，穆中南侵占我的作品，官司兩度打到最高法院，兩度發回高等法院更審，他還是狡賴「遺失」呢？

其次「我們看到詩經三百零五篇，在創作年代分配的密集與不調。」林氏用「分配」二字在此論評李氏詩學十分不當！詩篇時代的密集，是詩篇本身的時間顯示的密集，怎可說是李氏「分配」呢？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批評，沒有意義。有意義的批評，必須舉出李氏詩學裏那幾首詩的時代考證是錯誤，根據那些證據或那些詩篇的正確認識，提出充分的論證，才是學術評論，不可用似是而非的籠統語句！這是論評學術的起碼態度。

最後林氏又批評「統計學」的缺點——

即無法統計到無形的因素與不明的對象。或縱然統計有所結果，却對這種「結果」加以錯誤的解釋。這種解釋，比沒有統計還要糟。

我不知道林氏這一段話是何所指涉？如果是指李氏詩學運用統計有某些錯誤，理應條分件舉，一一錄出來

討論，否則就不着實際。雖然林氏的結論表示贊成李氏的詩學，但從旁觀者看來，他的贊成是無可奈何的。是在沒有找到更好的詩學前，「今天有了李先生的詩經通釋，却使人在欣賞上，獲得『寧可信其有』之妙」的態度來贊成的，不是從李氏詩學學理本身去贊成。是此，林氏的贊成，隨時可以轉向，倒戈！

林氏在批評統計學時，以曹操兵敗赤壁，為統計學不能預見？這是林氏的疏忽，統計學可以預見到，曹操兵多將廣，何以失敗呢？因為曹操當時志得意滿，權傾朝堂，下面習水軍，知氣象的人不敢向他進言，他未將氣象列入他的用兵戰術之內，才遭到慘敗！周瑜從小習水軍，氣象考慮是他用兵的第一步，「所謂借東風」，實際上就是今日臺灣的颱風！周瑜能預測數日後的颱風，其氣象知識的準確度，不遜於今日的專家。氣象可以預測，並非不明因素，若真是不明因素，不明對象，即不是統計學所需要的證據，也不可能影響到統計的全面現象的認識。今特就教林柏燕先生，不知以為如何？

■高舉年輕一代的作品

■深具新文學史的意義

■中華文藝八月號隆重出版

散文專號

王鼎鈞主選

本專號策劃經年，全部選刊年輕一代的作品，入選作者有：蔡佩芬、洪文賢、郭廷立、程恭、林建助、戴文采、廖莫白、吉興、小雨、洪福星、何靜寒、廖雁平、陳寧貴、李志皓、許茂昌、李男、羊子喬、溫瑞安、鄭傑光、陳煌、宋熹、康原、慕隱、亞祺、掌杉、高琇嫻、渡也、鄭清和、蔣玉嬋、馮紀夫、汪啓疆、楊亭、方娥真、林菁等卅四位。

卷首刊有主選人王鼎鈞先生的選稿感言，對入選作品有十分客觀的評析。本期封面選刊我國旅美名畫家丁雄泉的作品。作者畫像及插圖，分別由青年畫家沈臨彬、碧果主繪，編排印刷裝幀極為典雅突出，對於這樣一本精心設計的「散文專號」，你肯輕易放棄閱讀的機會嗎？

全書厚二百餘頁，每冊特價廿元。

■社址：台北仁愛路二段九十五號之一

■帳戶：郵政劃撥一七一三九號中華文藝社